



洪翼靖奏藁三

典禮類
陳戒
學校
待士
科試

共十八

カ 1
3481
3



カ 1
3481
3

カ 1
5103
8-3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五目錄

典禮類 五

陳戒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

録

使三百年 國家將至危亡之境耶 殿下在潛邸

時路遇館學封疏之行而回駕避之云 殿下待士

之誠如是故渠輩亦恃 殿下而為此舉 洪啓億上疏事矣

殿下何不寬恕而致煩 聖心至有此萬萬過中之

舉耶 殿下方鍊習治道春秋不至晼晚而遽以國

事欲托 世子是豈非危亡之機乎臣等若終不得

請於 殿下則將欲泣籲於 東朝 東朝必當震

驚伏乞 深諒速賜反汗焉 上曰予涕泣陳達則

東朝亦必勉從矣公曰臣等泣血力爭而 殿下不

從則 殿下雖涕泣陳達 東朝豈有可從之理乎

孝子愛親之誠未寒而衣未飢而食飢寒未至而預

為安養斯為盡孝之道也 東朝震驚之後始為奉

承則豈不有損於 聖孝乎

冬公 承旨 奏曰臣猥居近密將滿四朔實有耿耿所

懷今幸得間何敢嚴畏不陳以負我 殿下乎頃下

備忘凡係不道外不為 親鞫事至錄於續典我

殿下垂裕後昆之遠慮迥出尋常全保世臣之 盛

德哀矜惻怛一國臣民孰不感泣而向日洪禹集之

罪由於不胥 命洪啓億之罪由於上疏事件各異

然當初禹集不待 命之罪實由於其子之疏則雖

謂之以子罪父亦非為過而恐有違於錄續典之

聖意矣 上笑曰此則予實使之矣公曰此正移怒

之事矣 上曰左相宋寅亦以苦心達之予亦悔悟

每緣此心繫着一邊小觸輒動承旨所達今始覺其

有意而制此心果難矣公曰以左相之知遇亦不過

大體陳達而未能泝源言之 嚴威之下孰敢盡言

無隱乎 上曰予則苦心而或慮後嗣王作為抑臣

之柄天理人慾同行異情者正謂此也此後則不必

因事而更為過舉矣公曰 殿下雖以不道之外勿

問為 教而後嗣王若藉重於此指某某事曰此乃

不道云則豈不悶慮乎 殿下從容深思雖或有過

舉亦即痛示悔悟勿少畱滯使羣下俾知人君改過

如日月之更則非但有光於 聖德而尤有合於垂

裕後昆之道矣 上曰承旨釋褐未久數次登筵已

知其人矣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桀紂之所以為桀紂

全係於此承旨所達是矣予當深加畱意焉

丙寅春公錦伯奏曰臣今當遠出竊有所懷古語曰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今者北來消息雖未能的知

虛實而又安知 聖心因此而不為惕勵處乎目今

咨官之送不送屢次轉變此雖緣於一從灣報之致

而舉措顛倒人心騷動亦必至之勢也自今以後伏願堅定 聖心以示不動之意則人心自可鎮定矣冬公承旨奏曰唐太宗以帝範賜太子今日 殿下親述自省編以貽 東宮亦與太宗賜帝範之規相為表裏矣然自省編不但 東宮體驗之資 殿下雖已踐履者而凡於施措云為必無違越然後可以益光於 聖德而亦可盡貽燕之謨矣 上曰頃者儒臣所達亦如此予雖述編實不能踐履如衛武公抑戒之詩時時聽覽亦不無所益不但為元良龜鑑而已向者李宗城亦以述編為幸云而予則不能踐

之而以夏間事言之雖不為過中之教予欺承宣矣公曰臣之一言至畱 淵衷有此 下教臣不勝感泣 殿下既著述編以教 東宮則宜盡先自踐履之道而雖以 聖教所及者論之與其不有過中之舉曷若並無過中之教乎 上曰予果有過中之教而其所過中專出苦心矣 丁卯冬 上以諫官言事事 下教公承旨奏曰上古則人人得以諫之中古以後立諫官而諫之今則諫官亦不得諫之矣 上曰今之諫官非諫官而乃訐官也公曰今則時世如此而 殿下每有抑制之

事故官師相規之風亦絕矣

戊辰夏公承旨奏曰湖中事

時有湖中一怪人倡起妖說稱以倭寇方來

雖甚可慮而恐或因此而過致宵旰之憂夫人之有疾病者怡養精神保護元氣則種種危症何從而生乎今日 國家苟能振刷紀綱以肅王章宣布惠澤以安民心拔擢人才以濟國事則元氣日壯國勢日固惟彼不虞之患自至於銷熄幸勿以彼為過慮而留意於此三者焉

己巳夏公

兵參

奏于

小朝曰

大朝命

邸下代

理者非但

靜攝時分勞而已欲觀

邸下做治之

如何耳雖以私家言之為子弟者每事必稟父兄固是當然道理而至於小事亦不必煩此 大朝所以有勿稟之 教也此後必審輕重大小之分大事則問于大臣而稟于 大朝小事則自為裁決恐宜矣 秋公知申奏曰 東宮代理之後先務在於重臺閣而昨日臺達食後入達四更下答似由於稟于 大朝後答下之致而自外聞之終涉如何所當陳戒 東宮而姑無引接之期故未及提達伏願 聖上深加留意凡臺臣疏達自內稟裁者赴即發落俾無遲滯之事則豈不為 東宮重臺閣之美乎 上曰然

壬申春公禮參奏曰 殿下近來摧折言官亦已多矣此雖出於惡黨之 聖意而但一有進言而輒必得罪故言路消沮未有甚於近日矣 上曰可否國事豈非美事而今人一開口則必為挾雜誠可痛也公曰欲獎言路則偏論易張欲抑黨習則言路易沮二者固難調停而 國家之有言路譬之人身之有血脉此不可不通矣臣願 殿下更無如昨日過舉焉 上曰此實出於苦心矣

秋公戶參奏曰古人曰創業易而守成難我 聖祖受命之年今五周而壬申七月十七日即再明日也

昔我 聖祖草昧經營以是日奄有大東貽謨燕翼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豈非因艱難而致鴻休耶 大朝御位奮發中興之志日夕靡懈 邸下代理于今三年矣孔子曰三年有成孟子曰五年必為政信斯言也 邸下亦有可媿者矣當 聖祖開創之日尤為 邸下奮發之時蓋欲法堯舜當法 祖宗列聖相傳之道亦無別件事也伏願十分 省察以圖中興之業焉 小朝曰所陳好矣當留意也 癸酉冬公禮判奏曰諸臣以遇災修省勤學勤政仰達臣則別無可言者焉 邸下常停講筵實為可悶

頃日遇災即為停講羣下之失望多矣從今以往召接宮僚於臥內不廢講學千萬伏望 小朝曰當體念矣公曰前後體念終歸例 教此非自強夕惕之意更願畱念焉

甲戌春 上因一微事 命拿入承旨尹泰淵公備堂

時奏曰泰淵名雖武臣職則近密而今 命拿入實

涉過中難以替戎服就 命之教觀之在下者如有

爭執必 命還寢而在筵承旨無一人陳達今日入

侍承旨并重推此後伏望勿為過舉焉 上大加褒

諭 特命面給熟馬

辛巳夏 小朝曰臺臣書中分提調不入而有所引

嫌何也公右相對曰有碍逼處故必如此矣人皆引

嫌則滿庭諸臣孰不入於其中乎當此等之時誠心

講學善為處置則不但為治心之一端亦可以感動

人心矣接下時勿為簡默時時開懷以通上下情志

好矣且賓客地位異於諸臣頻入講席則好矣而尚

未行相見之禮者有所執而然云以文字 下令以

為登筵講討則好矣 小朝曰所奏是矣公曰書曰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 邸下深思遜逆之訓務恢虛受之量使直言日

陳於前臣所望也 小朝曰好矣公曰臺書以後臣
今登筵而 睿心不至煩惱酬酢如響此後必如此
然後上下情志可以流通矣古語云憂治世而危明
主 太祖創業艱大而 太宗繼述之至于 世宗
文物大備 宣 仁兩朝中興之功傳于我 大朝
將托于 邸下此後 邦國安危惟在於 邸下一
身若清心息慮克務講學則豈不為承 列祖體
大朝之孝心乎 小朝曰當體念焉
冬公領相因雷異上劄陳戒曰冬雷災之大者而挽
近以來無歲無之昨日之夜又大作焉噫嘻 聖明

之世宜若無致災之由而上天之警告頻年不已有
若耳提而面命謂災異不足畏則已謂災異可畏則
亦豈可恬然而止哉臣於是達宵轉輾滿心憂懼誠
不勝耿耿之忱也伏惟我 殿下寶筭彌高憂勤靡
懈三講三對自強自勵濟活生民 殿下之至德而
臣未能敷揚恩意以救顛壑之命則生民之困悴臣
之罪也搜取人才 殿下之至誠而臣不能登剡俊
父以致拔茅之盛則人才之淹滯臣之罪也振紀綱
而懲貪猾抑躁競而禁奢侈亦 殿下之深憂遠慮
而六典日以不舉四維日以不張時風去益淆薄俗

習去益汰濫此亦如臣之無似濫叨非據曾不能陳
一猷建一議以副 殿下委寄之責而致使 至尊
獨憂國事日非究厥所由皆臣之罪也實無恠乎上
天之示警而臣自知罪顧安可晏然在職乎亟願
殿下斥退微臣改卜賢德以爲消弭之道 殿下亦
宜淵然遠覽廓然深思凡於上所云數件事益盡其
所未盡益勵其所未勵勿以已治而或忽勿以已安
而或徂政令注措惟以一誠字處之仰對仁愛之天
則庶可轉災爲祥回怒爲喜而目下所當先者臣嘗
以爲莫過於開言路臣於筵席亦以此屢陳而輒蒙

聖明之開可蓋言路 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也顧今
言路開乎否乎臺閣之嬖嬰 殿下憂之而羣臣亦
憂之臺閣之含默 殿下憂之而羣下亦憂之只有
憂之之心而不有憂之之實則終不免爲文具之歸
耳前後以言爲責者勿論言與不言進與不進未嘗
有順解而去者滔滔一轍有識皆歎則敢言之風尙
矣難見官師之規仍以無聞雖以臣身而言之庸下
之姿忝居輔相已過半年大小施措之間未厭物情
者多而亦未有直舉而勤攻則尙可望嘉猷讜議日
陳於 絃纒之前哉遵是而無所改焉則嬖嬰者愈

遜含默者愈軟至於無奈何而後已豈不大可懼哉
誠願繼自今益留 聖意導之使言優而假之一日
二日如護微陽則其有光於 聖德有補於晚政大
矣惟 殿下懋哉臣之草草所陳豈足爲遇災進規
之道而憂愛之至並此貢愚伏乞 聖明深加澄省
答曰噫何待雲臺之報心常曰國事已無可謂故心
銷氣衰猶爲 宗國故其欲自強而一日二日只自
焦心食豈甘寐豈便而高高蒼天又若是耳提面命
噫此興之兆乎替之兆乎奚非懷惕良欲無聞寔由
否德輔相何有劄中勉陳可不服膺焉卿須體小子

之此心安心視事噫今日君臣益加自勉亦仰答之
意也豈循例尋文之時乎予亦有自勉飭勵之事矣
公上書 小朝曰昨夜災異一何懷惕年年告警便
作恆有以 邸下敬天之誠豈或有忽於寅畏而亦
安知不視如尋常狃而爲安乎嗚呼天之所以示災
乃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若知懼而修省焉則災不
爲災不如是災必不已終至危亡之域考之前史無
國不然可不慎哉可不懼哉詩曰毋曰高高在上日
監在茲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天人之際一理
無間有慶有咎災祥隨至今茲之災未知何爲而致

之而殷殷轟轟無異盛夏天欲警動我 邸下平治
我東方耶惟我 邸下代理庶務負荷既重 宗社
之隆替生民之休戚祗係於 邸下之一身而 邸
下所當為之者曰勤學而已曰勤政而已非勤學無
以收檢身心非勤政無以奠安生民臣嘗以勤學勤
政仰勉於 邸下有若老生常談而捨此二者國將
何賴焉 邸下昔之未寧今幸少愈書筵賓對次第
行之政令順軌瞻聆胥悅宜其致豫於上天而乃於
陽復之前有此非常之警 邸下典學雖勤而討論
之際猶未盡其實效歟視政雖勤而施措之間亦未

盡其實效歟誠願 邸下猛加惕慮益懋修省對越
以誠克享天心則災沴不期消而自消景貺不期至
而自至矣惟 邸下念哉念哉仍念臣之庸陋忝居
首相國計民謨無所事事生靈之顛連而臣不得以
救之世道之汙下而臣不得以挽之孤負職責一味
尸素有相如此而安得不致天之怒降天之災乎亦
願 邸下轉稟 大朝亟賜斥退以答天譴焉 答
曰方切驚懼懷惕之中所陳切矣可不體念焉卿須
安心勿辭亦勿引咎其即視事焉

冬公領相陳書曰挽近以來災異頻至一日二日人

情狃安無恠乎虹變之又出也然而仁天之所以示警不已者殆若耳提而面命則又安可如前恬嬉無所警動以致天益怒而災益臻終阡於危亡而後已耶顧今國勢殆哉岌業人才而日眇民生而日困紀綱則日頽廉恥則日喪以此氣像無一可恃思之及此豈不寒心究厥所由莫非如臣無似濫叨匪據有以致之昨於大朝筵中略陳惶愧之忱以請斥退之恩而辭拙誠淺未能孚格夜漏已闌囁嚅徑退達夜繞壁餘懷耿耿嗚呼爲相而不盡其責則可以去矣可以去矣而不能力辭乞退則其罪亦大矣臣之

自來情地豈有渙忍於相職之理而荏苒至今者已
是意外今當上穹之示災猶且貪戀低回不思自處
則將爲何如人耶不得不更溷於 离明之前伏乞
亟賜鑄免改卜賢德以爲消弭之道焉臣亦有仰勉
於 邸下者 邸下之代理機務凡幾年矣羣下之
所望 邸下者顧何如而其要一則曰勤學問一則
曰勤政事次對旣頻行則政事不可謂不勤矣書筵
又頻開則學問不可謂不勤矣奈之何天警不已祲
災至此臣未知學有所怠忽政有所放過而然耶臣
誠愕眙不知所由而憂愛之極有此責難亟願 邸

下引接以誠開講以誠應廟謨則必思實惠之及於民對方冊則亦思功效之益於已以至懋修大德對越天心則豈不為轉災為祥之一大關捩耶前後遇災之時臣輒先陳祈免之語繼以勤學勤政仰以勉之者有若如印一本想 邸下視之為文具而有所忽之然外此則無可陳者故耳言雖膚率實出肝膈更願 邸下念哉念哉 答曰方切兢惕之中憂愛陳勉亶出肝膈余當銘諸心骨矣卿須安心勿辭亦勿引咎即起視事焉

壬午春公

領相時

奏曰今當新歲

邸下所當勉之事

無過勤學勤政仰體 大朝自強之 盛念伏願益加勉勵焉臣等所望於 邸下者何限而必以此兩件事仰勉勿以文具視之必以誠心做去一日二日無所間斷上副付托之重下慰羣生之望千萬伏望小朝曰所奏切實當體念焉

春公

領相時

奏曰今番大禮三百年初有之事

宗社

之慶臣民之幸曷可名喻臣昨有所仰陳於 大朝者蓋此大慶即 殿下至仁盛德誕受皇天 祖宗之默佑而然 殿下晚暮勤勵臣實欽歎而益加自強以答皇天之仁愛 祖宗之眷顧既以此仰達於

大朝臣於今日敢不加勉於邸下乎伏望邸下
遇斯大慶一倍警惕勤學勤政上以致悅於聖心
下以有副於民心焉小朝曰當體念矣

秋公

左相

陳劄曰惟我

殿下遇災警惕特降

絲

綸十行懇摯臣於筵席親承辭旨得與諸臣欽仰俱
切嗚呼殿下對越之誠非今日為然四十年如一
日宜其天心克享災沴不至而近年以來無歲無災
季秋之月雷又作焉臣安得無慮治世憂明主之
耿耿也哉世道泮渙百度壞了而殿下之意在於
鎮安則臣雖無鎮安之計未嘗不以是說仰陳稽事

荒歉萬命近止而殿下之誠在於拯濟則臣雖乏
拯濟之才未嘗不以是道仰贊以至振紀綱而抑躁
競節財用而慎賞罰皆殿下之所勉勵而亦臣之
所嘗反覆而告戒者也今當修省之日欲盡匡弼之
責其為說不過此數者顧何敢更掇陳腐之言以犯
煩複之誅而倘殿下不以應文而視之惟以務實
而行之則暮年復政之治聖世弭災之策亦不外
是矣臣又嘗以勵廉恥有所敷奏於前後晉對之時
蓋國家之維持人臣之淬勵惟在乎四維而四維不
張則國不國而人不人矣跡臣出處壞此大防為大

官如此安得不召災昨於賓廳轟燁忽作相顧失色小大同然而臣則兩載中書釁累俱積耐彈仍冒廉恥都喪天之眎警有若專由於臣身舊慚新慄交切于中進登前席略進數語退省初心益決一遞噫殿下之不捨微臣者非不知 聖意之攸在而臣若輒以爲去就不自由負罪而闊略焉被論而放倒焉以此而不去以彼而不去則是臣終無可退之日雖其心亶出於眷係 宗國未暇自謀 寵眷徒紆於上誠信難孚於下圖報之苦忱無以暴貪戀之厚羞無以解而委蛇鼎席蹤跡郎當將不免爲沒廉喪恥

之人臣之一身縱不足恤其有累於 聖朝之風教大矣今 殿下哀臣而憐臣亟賜斥免使之優游散地還守本分則此不但爲全保臣身亦豈不爲消弭之一端乎中宵徬徨秉燭搆劄字字肝血亦何敢飾爲伏願 聖慈更加三思特許一退以答天譴以伸微諒焉 答曰噫警惕之心豈踰日解弛今日晝講儒臣以誠字勉戒今卿劄中以務實爲勉噫其欲仰答捨此奚先深庸歎服可不猛省焉噫卿之此懇予豈曰過矣而觀其時則予謂卿過矣昨日筵中悉諭予意不待予答卿須自諒此豈卿之只自顧其身而

免相袖手傍觀之時乎此正以卿體國之誠揮不去之日也况仁愛示警君臣戒懼之時其何爲此其何爲此勸予實字卿則忽此爲卿慨然卿須體小子之至意願今日之國事安心勿辭

冬公

左相時

因雷異陳劄曰秋冬之間雷異無歲無之前月之內三示其警而至於晦朔之夜轟燁大作雨

雹兼下此尤年來所未有者臣病裏驚起憂懷交集未知仁愛之天何爲而又有此非常之災也嗚呼災不虛生必有以焉今日國事亦豈曰全無所失乎願今我 殿下聖志奮勵晚政益勤而臣不能導揚明

命以副經濟之望 經筵日開討論彌篤而臣不能引據格言以效匡弼之責以至朝象之可以調鎮士風之可以規正紀綱之可以振刷廉恥之可以澡勵何莫非大臣之職而佶佶一任委靡究厥所由皆臣之罪輔相如此安得無災伏乞 殿下亟退臣身以謝天譴非臣之幸實國事之幸也臣方祈免不暇而亦有愚說之仰復於 殿下者竊覲 殿下聖學高明治化方隆宜無致災之端而上天之警告若是丁寧臣於此求其所以然而不得也嗚呼 殿下懋誠於強健不息而本源上工夫猶有所間斷者歟

德澤... 卷五
施政於真實無妄而日用間事爲猶有所欠闕者歟
殿下誠以此二者反而求之則不待羣下之陳說自
可惕然而自勵矣然此亦近於老生之常談銀臺玉
署諸臣亦當依據故事刺口陳列臣則敢以民憂之
最切者言之今年三南凶歉或云倍甚於乙丙或云
殆過於辛壬臣未知其被災淺深果何如而推以聞
見蓋是極無大殺之年也方當秋成流散已至相續
景色極其愁慘春來顛連之患尤無可言以 殿下
如傷之德軫念於蠲減之惠申命於撫恤之方前後
絲綸哀矜惻怛則何患乎窮民之不濟而只緣臣之

不才忝在廟堂一味伴食無所猷爲至使 至尊獨
憂於上而中外任事之臣亦且恬嬉苟度無警動振
作之舉地部所務只在給災之損益軍門所爭亦在
於作木之利害有司者無恠其如是而循是常度救
此慘歎非臣愚迷所敢知也有識之論爲慮嗣歲宜
存斟酌之政云而目今元元舉皆願領則來歲之憂
有不暇念今若廣施而普濟使此億萬生靈得免填
壑之慘則 聖德所孚天心可享和氣可導而庶幾
來歲之無憂又何可預存未然之慮忽此當務之急
耶經費日縮國計哀痛此時大段設施臣亦豈不知

無其策而倘 殿下赫然奮發責勵羣工則又豈無
一分可爲之道而其所規劃雖不敢倉卒指陳若其
要則亶在於 聖志之默運矣今日可言之事非止
一二而若其危且急則莫如民事伏想我 殿下端
拱九重遇災警惕必先念及於濱死之赤子臣敢以
懷保赤子對越上帝之道忘其僭猥有此煩陳伏願
殿下懋哉臣治劄將上之際伏見所下 傳教則至
有減膳之 命寅畏修省之誠臣竊爲之欽仰區區
微臣之責難於吾君者不越乎以實心行實政而天
人孚感之機恐不可他求並乞畱神焉 答曰懷惕

之餘悉諭予意兼示尤切戒懼若問其咎惟在一
卿何若此劄中勉戒之語言甚切實可不銘體焉附
陳民事嗚呼今日可謂先務此正予夙宵不敢少弛
于心者其欲講確非輔相而何卿其勿辭入來

癸未春公

左相時

奏曰臣非講官而今承

下教愚衷

自激矣帝王極工無過中庸而 殿下當不踰矩之
時歲初法講實仰自強之 聖工而今以喜聞過爲
教 殿下非不喜聞過而臣下或以 殿下情外之
事仰陳則 殿下過爲激惱疎逖之臣安知 殿下
之心哉此後則雖情外不當之言勿爲激惱闊略看

之如何至如三司之臣雖或不知 聖意而有所仰
陳然十言中一二言必當可用矣 上曰予當溫言
答之矣

秋公領相因雷異陳劄曰臣弱軀脆質積久勞悴所
患腹癰遇寒復肆而戒在言私誠切盡分猶復強策
以致添傷昨日則冷氣衝互轉成霍氣渾身如束嘔
氣兼作落席昏昏全不省覺連試藥物不無變動而
源委已劇向差無期今日殿座時亦末由趨進承候
已不勝惶悶似此病狀亦不容虛帶相職在臣道理
固當及時告退毋妨賢路而又於今朝精神少定始

聞去夜一有殷閃之異云當此收聲之節何有此災
異近來此異無歲無之人心狃安視作故常天之警
告若是其頻則其警之切固可懷然而人心之狃安
去而益甚則可憂之深尤當如何如臣無似忝在匪
據不能盡燮理導率之責則仁天之警告人心之狃
安一則臣罪二則臣罪紀綱之頽弛風俗之渝敗窮
民之顛連賢才之沉抑何莫非大臣之咎而臣未暇
逐條自劾以 聖上彌卻彌高之德當今日自警自
省之際如臣不才多病者先宜斥免以答天譴伏乞
聖明亟賜處分焉臣方自引竊有餘懷 聖教常曰

上下交則泰交泰之道近而言之則君臣交而朝廷
泰遠而言之則天人交而庶品泰其所交之之要不
越乎一誠字人臣之所以事君非誠曷孚人君之所
以事天匪誠曷格臣等或值 聖心之不豫則無所
因極退以反省惟恐其誠之未盡 殿下之所以事
天亦何異於是哉伏想 聖心懷惕之中益軫對越
之誠而愚忱耿耿敢以前日奉承於前席者爲 殿
下誦之至若某事之當否某政之得失臣不必傳會
指陳惟 聖明穆然深思惕然反求默察天人之際
以盡交泰之功焉病裏氣短言甚拙澀惶恐惶恐

答曰朝諭警惕之意深切戒懼若究其由咎在一人
輔相何有劄末勉陳一誠字略而盡焉噫近四十年
臨御治不後志卽予欠誠紀綱不立百度恬嬉卽予
欠誠幾巡講學書自我卽予欠誠躁競不止浮囂
不息卽予欠誠事件雖異其本一也子謂顏淵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暮年自強誠下此工夫於政
若此於事若此於民若此於學若此甚事不做而惜
乎涼德無能於一誠字雖知其美未能力踐故也其
本若此而何言事爲中夜興思豈待示警心常悚然
仁天勉飭元輔匡救噫雖衰矣可不服膺而猛惕焉

卿消心已久勞於國事雖無今日之調理為卿悶焉
覽卿子之章以卿恆日之氣若不至此決不不參故
其尤用心今覽卿劄其能滿紙構文少慰予心卿須
體小子慇懃之意安心勿辭亦勿引咎從容善攝用
副此意

甲申秋公領相奏曰如臣無似猥忝相職首尾四年

無一報効今此亢旱莫非臣不能事事之致理宜抗
章請免而 至尊獨憂宵旰靡懈臣奔走奉承他不
暇顧援例引咎亦且闕焉固已歉愧于中 聖心遇
災警動方講修省之道臣不勝欽歎而今日消弭之

策莫過於速退如臣尸素者改卜賢德以責其弘濟
時艱之效也 上曰今當上下交勉之時卿等何可
如是乎非予所望矣公曰 聖上今日警惕有倍於
前求助來諫之誠藹然於 辭教之間有足以回災
為祥夫人君之所戒在於自聖所勉在於好問舜之
為舜不過曰捨己從人湯之為湯不過曰從諫不拂
臣願 殿下既聖矣而毋自聖也既治矣而毋曰治
也臨事則必思取人之為善也聽言則必思平心而
虛受也其所以期望於羣下者則以爾無面從退有
後言八字責勵焉則庶幾上下益孚治效益臻矣

秋公領相奏曰今番 聖教求助之下儒臣之終不
上劄陳戒者雖極慨然亦似有由向來禁飭之令非
指陳勉言事者而自下看得太過便以玉堂陳劄作
為可諱之事若此不已堂劄古規其將廢閣耶諸臣
之見誠局矣而 聖上本意亦不可不明白開示矣
上曰予意非如此諸臣所諒過矣此指時象也於國
事何論之有

秋公領相應旨上六條陳戒疏曰 殿下求助臣隣
誠意藹然前後 絲綸有以見大警動大振作之
盛意此實吾東方泰來之機也殷宗彤日之戒懼周

宣雲漢之修省千古稱美而今 殿下兼以有之召
諸臣至于庭渙發 德音使之盡言無諱凡在瞻聆
孰不欽仰感激思所以對揚萬一也哉 殿下以上
聖之姿撫中興之運四紀 臨御百度畢張民國利
病中外得失莫不燭照於 聖度之內何待羣臣螢
燭之補况數十年來 殿下任使中宿德耆臣之為
殿下所禮敬者相繼凋零顧今一二臣外如臣之備
位廊廟特是後生生生成於 聖化陶甄之中自韋布
而釋褐自下僚而致相典章謨猷之間率多承受於
殿下之教縱 殿下視其官位稍加禮貌而有何德

望可以見重於宸心有何學識可以仰啓於淵衷耶臣雖忝在大官其猶自視歉然况年與位之稍下於臣者尤可知也雖然明主之求助於下有不自聖則羣下之陳善於上亦何自輕大小夙宵之臣正宜精白一心殫竭所懷上以陳君德之有失下以論時政之有闕而臣固空疎不足論事惟竢同朝之昌言與榮於都俞之地矣而側聽屢日尚今寂寥無乃緣臣泯默尤以效之耶然則臣雖愚迷不敢不略陳荒拙之辭爲諸臣倡其雖乏可取之實亦可見願忠之私首尾條列其目有六一曰納諫諍二曰惜官

方三曰慎刑賞四曰獎名節五曰節財用六曰搜人才又以恤民隱正風俗付之於下而仍復結之以裕昆之謨反覆申申凡此數事無非政令之最要者而究其本則固不出於聖上之一心苟使人君本源之地先加省察之工查滓淨盡廓然大公則至化盛治斯可以舉而措之有若提裘而挈領綱舉而目張殿下懋哉其納諫諍曰自古論國家之興替者未嘗不歸之於言路之開閉噫一个之謇諤似不足以興邦一人之媵嬰亦不足以致亂而畢竟效害之無不立判者何也蓋下之謹直上有所好而然也下之泯

德澤堂書卷五
默上有所惡而然也治平之世常多諫諍之士衰亂之時不聞繩糾之言此豈人之天性有時直諒有時脂韋哉惟在其導之如何耳舜禹之捨己拜昌尚矣勿論至若唐之太宗宋之仁宗雖出三代之後而亦皆一世之英主也當時在廷之臣未必是賢於其君者其所日陳於前者亦未必其君之所不知也且或有嘵嘵強聒賣直於上要名於下其爲言也不但無甚可聽亦多可怒者而彼兩君和顏而受之虛襟而容之不以己賢而傲人不以已知而拒人其所以曲循言者之言乃所以彰我好問之德也有君如此其

臣何憚而不言哉今日羣下之仰期我 殿下者不在舜禹之下而若其言路之不開則反不及於唐宋中主之世蓋 聖明在上英睿出天滿庭羣工固不足以有概於 上心至於尋常任使有所不及則其於匡救獻替之道何能有所裨益於其間哉今幸寶筭彌高晚政愈勵殿陛無可折檻之事公車無可投匭之端臣等奉令承教亦幸免罪而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耳目之慮有所不及則豈可因目前之無事恃磐石於千萬世而憂明慮治謂過計之論哉 殿下來諫之誠非不恢張而廷臣含默之風無異衰世

此固羣下巽軟之罪而亦 殿下導言之方未得其
要而然耶 殿下試思 臨御以來言事之臣蒙獎
者幾人得罪者幾人辭色假借之甚少威怒摧抑之
居多似若涉於詆訑之歎而究厥所由蓋亦有以仰
認者 殿下自初痛惡者在於黨習而向來所以處
言者之道實出於拔本塞源之意而或歸乎矯枉過
直之科一番而摧之二番而折之間有二三分可採
者輒爲七八分之所掩未暇區別而優容方其激惱
之時雖粹然無雜之言亦未免混入於揮拒之中小
而譴罷大而竄逐此豈 殿下所樂爲哉此誠由於

鎮世道之苦心而馴致於主威日尊言地日輕是雖
事勢之使然而已非盛世之氣像到今蕩蕩之化旣
臻會極下之進言無敢挾雜則上之聽言宜務和平
而世之以言爲諱猶復如前父以詔子兄以戒弟一
以容喙爲取敗之危機一以結舌爲懷祿之良策
聖上雖使之進言而尚此不敢言雖或有言不過應
文此莫非臣僚積畏約之餘猶未仰體於求助之
聖意也嗚呼循此道不已則將阿諛苟容日就於委
靡之域今我 殿下幸無闕失而設或有之誰敢挺
身而爭執刺口而論列哉念之及此將不知國事之

稅駕於何地此豈小憂也哉 殿下嘗諭於臣曰予非惡直言而羣下或以情外之言進之則心有所激或不無處分之失平此誠敷心腹之 至教也臣莊誦于中至今不忘彼沽直之人強而爲說於君父情外之事者誠有罪矣雖然聞人情外之言有不釋然者人情之常也若夫大聖人之心則本無物我有似明鏡之照物物之妍媸付之於物而在鏡無與益見其照之光明矣 聖上倘於此而一如明鏡之自在則羣下之情外擾聒者何怒之有哉噫三司之所當規而所當論者上則乘輿下則廊廟而如臣瀟劣忝

居相位一味尸素瘡疣百出則糾劾之來在所不辭而指斥已過人所不樂以臣心推之大小廷僚孰不以無之爲幸而若使今之世界上下狃安官師無規一向佞佞其流之弊將至於無國而後已此臣所以中夜興歎有不自已惟 殿下益懋求言之實更加虛已之工使言者有所恃而無所畏則嘉言罔伏聖德益光豈不休哉豈不休哉其惜官方曰爵命者天之所秩而人之所代也礪世磨鈍捨此何以夫人君以其爵而命其臣也苟得其人則雖崇資大官亦非其泰卽所以叙天爵也苟非其人則雖一資半級

亦且爲濫卽所以褻天爵也然則其與其奪是豈人臣之所可得而私哉古之設官定制必使循資歷級魚貫鴈序勞焉而叙之久焉而遷之得之者因其漸而有以厭服未得之者守其分而不敢親覬若使無才而倖占無能而躡致則其卿其相亦不足貴矣伏見我朝 列聖之時雖一代人望之翕爲衆推者或淹滯郎署至數十年或低徊佐貳以終其身崇品卿宰之同時接武者不多其人此可見盛世用人之至慎而當時人才何嘗有沉屈之歎耶挽近以來官方無漸至于今日其弊尤滋致卿列者殆近百數居侍

從者不可勝紀才彥之多可謂於斯爲盛而 國家有賴反不如前此曷故焉蓋向來偏私成習通塞在下以 聖上天地咸囿之德遂乃廣搜而並用於是乎自 上而簡拔者自下而引進者摠而計之其數自多又於其中超躡多門選或違規進亦速化今日而某人除官明日而某人陞資是以一登科之後郎僚之於大夫大夫之於卿宰視同跬步望在朝夕經數歲而未遷資則便謂之蹇滯躁競之習因此日長恬靜之風因此日衰巧者當前拙者向隅雖使主銓柄者稍欲恢公於注擬其勢末由若此不已將何以

鎮服人心維持世道乎跡臣本末亦一超躡中人以
臣言此無異於同浴譏裸而其爲 聖朝憂則誠不
淺淺我 殿下聖智高邁閱歷既久似此弊源想必
範圍於 睿筭伏願 殿下慎之難之微勞之可紀
者雖有前例宜以賞而不以官踐歷之尚淺者雖有
其才宜以漸而不以驟其他選用推類斟酌而仍以
董飭乎在下者使之審其班資嚴其簡選則賢能者
勸等級不紊此豈非今日對症之良劑乎念哉念哉
其慎刑賞曰夫刑以威之賞以激之固人主之大權
而刑或不能威人賞或不能激人則此賞罰之失其

道而然也賞必待有功而後與若無功而亦與則何
以勸忠勤乎刑必待有罪而後行若有罪而亦赦之
則何以懲奸慝乎今日爲弊之大者在刑則赦或過
矣在賞則施或濫矣嗚呼加賞於人固是愛人之道
而不得其當則受之者亦未必知其爲感矣大暑而
贈之以貂裘不如冬月之綈袍既飽而饋之以八珍
不如屢空之糜粥今於平常無事之時見微勤而厚
酬有片能而過報米布之不足而至於資級資級之
不足而至於官爵若使真有異績殊勞則又將何賞
而加之下之所以感上之所以賜者爲其稀有而罕

見也故銘鑄于中感服而死今則賞與不簡恩赦頻
數得者多而不得者少其得之者得人所同得之恩
無甚判異於衆人則其爲榮也未必深矣不得者未
得人所同得之恩獨自見遺於衆中則其爲抑菀也
亦所必然賞之未足以勸人今猶如此若當緩急則
何望其得力耶 殿下初非忽於惜嘖笑之意而御
下之際慈念太過始以別惠之典轉成博施之例其
視當賞不賞當與不與得失懸殊固不害爲 盛德
事而其於恩典之太褻國體之漸損何哉刑之有赦
如天之有春實出於好生之德不殺之仁而但其頻

赦而不節則爲惡者倖追無所懲奸宄之心此所以
吳漢之臨歿願無赦諸葛之終身不行赦者也奸人
之情固無所憚惟畏刑法之在前有不敢肆其惡也
今之爲赦殆無虛歲大需所暨無罪不寬一過赦典
則枷杻禁械者脫而出矣遠配編謫者縱而還矣甚
或至於應坐一律者亦得減等如是也故犯法者當
其罹罪之初已相妄度其所蒙宥指歲月爲期民安
得不輕犯而法安得不漸弛乎每當慮囚疏決之時
臣近侍前席仰承欽恤之 德音感歎之極有不敢
一切爭執不免有情法參恕之論而大體論之三尺

頻屈終非 聖上御世之大道也噫賞人之善而有恩竭之歎赦人之罪而有法撓之患此豈非刑賞之失其中者耶伏願 殿下恩威之間必戒其過懲勸之際必主其要使一世之人知勸而知畏則其於爲政何有哉其獎名節曰國之所以爲國人之所以爲人蓋本於名節而名節之士類多篤信自守不求苟合者也使之擔當國事則不無迂滯之病使之綜理庶務則或有齟齬之失似若非適用之器而從古人君有意於扶世教而作士氣則不以其迂滯而棄之不以其齟齬而厭之獎勸之培植之惟恐不及者以

其志行言議有足以勵世振俗國以之有賴也世未嘗無此人而其行不嫻於俗其言亦異於衆故飢餓者憚而惡之浮囂者猜而謗之於是乎佼佼有志者苟非移操於蕙艾之間則率多落魄於蓬華之中噫嘻立懦廉貪之風於何可望耶嗚呼三代以下之士惟恐其不好名名之所存知所自礪當其治平之時則犯顏諫諍納其君於無過若其板蕩之際則捐軀抗節扶其國於旣危論其功效實與擔國事而綜世務者相表裏而不可偏廢者也試就我 朝而言之得力於如此人者歷歷可數而顧今四維之放倒甚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五
矣一世之奔競極矣此不但世級之漸下抑其培養之功有所未盡而然也夫崇獎之下凡夫猶可以自奮消委之餘貞士亦不免自沮若論爲國之急務孰有先於激頹而振靡耶當今之世真箇名節之士雖未易得稍能自好有所不爲者亦其人也此非必隱伏於草野非必不屑於功名惟其便佞不足而朴野有餘舉止或疎而言議寡合在儕流而不詭隨當官職而不苟容以此求之庶可得矣其獎之培之之道其可忽哉嗚呼世故屢閱國勢甚孤碩德全才尙矣難覩清名直節亦且無聞 國家他日若值憂虞其

誰與恃其誰與濟撫念世道自不覺妄言至此惟聖明勿謂臣迂試垂 睿念焉其節財用曰今日之國計可謂哀痛矣臣誠不知何爲而然也天之生財無甚異同於古今內而無土木興作之費外而無疆場轉輸之靡伏况 殿下尊雖千乘約於一已而宮闈日用務從省損之道諸道貢獻或多停減之令其於糜財費貨無一或近而顧今貨財之源歲縮而月耗度支惠廳一齊枵然軍兵朔料每患難繼貢人常給輒致裁減破東補西移彼劃此苟紓時日之急者殆同寒家之生活國無三年之蓄經傳所戒而以今

論之並與一年之蓄而無焉如是而爲國者臣未之聞也目今畿湖告災方議接濟京外任事之臣承佐聖上如傷之仁至誠講究則庶可有緒此則固不足仰煩 聖慮而若於明年不幸荐歉又於邊門脫有緩急則雖使劉晏理財壽昌掌賦茫然不知何措思之及此寧不凜然蓋此財竭之由非其一端而以言乎貢物當初所定物種只因其時所用而隨其用不用或加或減者卽制貢之本意而今則不用之物雖多而無可減焉新增之用雖少而必加定焉又况前之貿於市而隨時進排者今則次第作貢以有限之

財力應無限之貢價不待智者而可知其決難支吾矣以言乎軍門則不但冗額散料之每每漸加古則新軍付料之規自有五六七八斗之差等而今則率多以九斗直付又於中月中旬旋陞兼司僕故近萬之軍閑良者未滿十之一二每一試才得中者幾乎十之八九師律之解弛固不可論穀帛之尾閭職由於此言今財竭之弊者輒以此兩件爲先而軍民國之根本雖不可輕議其大段變通而漸次釐正在所不已其他糜費者亦多可論而事則浩繁言之支離臣不敢一一條陳而倘 殿下視宮府體裁而酌

大小之用非係不得已之事則量出爲入一切樽節以爲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之道則吾國其庶幾吾民其庶幾 殿下親製祖訓歷論耗財之弊而至以牽於前例拘於小惠反以自勵大哉 王言至哉 王言朱子曰知如此是病不如此是藥 殿下既知其弊則其何引牽於不當牽之前例亦何更拘於不必拘之小惠耶大學之編以理財用爲平天下之大關鍵 殿下屢講是書聖賢垂訓之義何待臣而有契於 淵衷耶伏願益加留意焉其搜人才曰天生一世之人以了一世之事則自有此世便有此人而叔

季人才恆損於盛世者豈其用之未盡擇之未精而然耶我 朝自中世以來朋黨出而 國家之用人亦隨而偏一番人進則一番人退是則以全國而用半國之才也及我 殿下丕闡建極之化通融一世均收並用無彼無此拔茅連茹人才宜若倍盛於前日而今之不然者抑何故也輝赫之家高官輩出側陋之家顯擢不及豈天之生才獨豐於世闕而反嗇於寒族耶美姿捷辯進取必先寢貌訥辭沉屈居多豈國之所需獨宜於美且捷者而不宜於寢且訥者耶天之賦與者初無厚薄而人或隨地而低仰焉上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五
之取舍者本無愛惡而下或任情而與奪焉則人才
之遺漏固其勢也 殿下每於用人之際輒下雨露
不擇地之 教此誠古聖王立賢無方之盛意也任
事者不能屏去私意以盡明揚之道倘非我 聖上
或別擇於常格之外或特簡於衆棄之中則地闊之
不顯言貌之不揚者烏得以彈冠而登於朝哉然而
則哲之明亦或浸浸於羣下之習尙凡於借辭色施
譴罰之際至使人仰窺而妄揣然則用人偏係之失
不但在於在下者亦 殿下之所當自勉者也嗚呼
才彥未進國事何賴旁招不廣善類何勸古之學者

將有用也今之學者便作隱淪雖 聖君在上以禮
聘之猶且不起甘心終老於東岡之陂况旌招不復
及而場駒不復繫則又何恠乎朝無經術之士野無
遺逸之賢哉非但高尚者爲然雖一才一能之人亦
不爲無助於國事而吹噓無路名湮滅而不稱者在
在皆然 聖朝至誠求才之意果安在哉惟願 殿
下益加側席之誠克恢籲俊之道無問地闊之如何
惟賢是急惟才是求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休可
復見於 聖世矣臣敢爲 明主望焉今此六條之
外有若恤民隱正風俗尤是王政之大者蓋生民乃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五十五
國之根本而困悴日極此而不恤將顛蹶而難支矣
風俗乃國之元氣而淪薄日甚此而不正將委繭而
不振矣其爲關係之重當復如何今不別而條陳者
蓋有所以苟使諫諍行則方伯守令有所忌憚不敢
侵漁而且務導迪矣官方慎則高官庶僚咸稱其職
思所拯濟而宣其風教矣慎刑賞則民自歸仁獎名
節則俗必遷善財用之節人才之搜而制產可以裕
矣禮讓可以興矣 殿下暮年孜孜爲治者惟在於
恤民正俗而窮閭之愁歎尙存舉世之廉恥不張者
抑懷綏之失其宜而牖迪之失其方歟苟能加意於

六條亟臻於一變則所謂恤民正俗者自在其中此
在 殿下一轉移之間其可忽哉嗚呼凡人之有一
區之宅百畝之田者亦自有立家之規模以爲子孫
永久之道以堂堂帝王之尊 列祖艱大之緒億萬
年無疆之業將以付托於衣若干之 儲君則 殿
下畱神於貽燕之謨者可不慎歟可不重歟 殿下
之身正而後 文孫其可以觀感矣 殿下之政修
而後 文孫亦可以鑑效矣外而施措內而動靜何
往非身教之地顧今 文孫知慮漸長教迪益急
殿下之爲慈天此時尤大臣之耿耿愚忱益有望於

殿下躬率之化更乞益加自勉克開厥後焉抑又伏念臣之縷縷所陳列竊附有懷必陳之悃而若臣日夜所顒望者尤在於保護 聖躬四字我 聖上寶筭今至望八此誠三代後所罕有之慶而榮衛愈旺精力彌康三講之勤御萬機之親裁無減於 春秋鼎盛之際此固羣下所欽仰榮幸者而臣之愛君如子事父則寸効雖蔑於服勤微忱自切於喜懼履齏酬應之時每懷不瑕損之憂鑿蹕往還之際輒有無或勞之慮臣等之今日情事其亦懇且迫矣 大聖之志氣雖曰不衰 高齡之頤養亦所當務 殿下

上思 宗社之重下念臣民之望母曰我自樂此深軫時以節宣省慮於宵旰存神於昭曠與堯舜同其遐福則雍熙之治自可坐致矣此臣所以眷眷致意於保嗇者也竊願 殿下察臣惓惓之衷畱神採納手書答曰省卿之劄欽歎其忠六條勉戒兩件附陳俱甚切實當今藥石而以保護予結于尾亦見其誠可不着于心而勉于中特下其章其令書諸史草日記復入爲座右之金鑑手書以答用示嘉尚之意焉噫否德臨御今已四紀旣無誠正之工何望熙皞之治雖然暮年復政心許民國其雖益勉自強噫氣益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五
衰而心益耗以此心常懷惕冲子英悟以此惟依以
此惟望予無自修之實何有燕翼之謨噫顧今世道
亦察人心中夜用心若係苞桑其惟所依股肱輔弼
上下交勉尤豈忍也望八之年已至八月此誠異事
三日之雨今年初見心雖欣喜亦恐或過其有霽意
而風猶不定於雨於霽費心若此此何他哉其亦憂
民矣復政之後次對一不曠焉相值祇迎未行次對
欲爲下教卿劄適到左相劄答明日來會冢宰之章
予有詢問之意畱待卿等入侍焉 上親覽疏本仍
下手書批答下教曰領相何暇搆成此文字乎蓋勤

矣一心爲國故亦然矣

冬公

領相時

因雷異陳劄曰臣得蒙恩由粗伸情私不
敢久淹昨纔還次始聞其間連有雷異轟聲燁光非
比於前而臣之所到處則適無聞焉雷不出百里之
外者豈不信然莫非普天之下同是式日之生而不
在野外必於京中尤豈非仁愛之天丁寧告戒者有
若耳提而面命者哉惟我 殿下望八勤政宵旰不
懈則周文之無以過矣日三進講朝晝彌勤則衛武
之不足多矣重以求助臣隣克恢 聽納則是又殷
湯弗拂之美矣以 殿下之聖德宜無致災而災反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五十五
疊見何哉區區賤臣憂明慮治反復思惟莫究厥由
宴安蠖濩之際幽獨起居之時無或有毫忽之差而
惟彼日監之天有此不豫而示警耶近來此異無歲
或無凡此下民視若尋常臣非敢謂 殿下對越之
誠始警終懈而苟有一半分自恣之意則得無與純
亦之天有所相間也耶苟然則萬機之酬酢雖勞而
漫應矣章句之討論雖勤而文具矣公車章牘雖日
加包容而亦將無實效矣尙何望天心之克享災孽
之克弭乎此臣所以前後進言必以一誠字惓惓不
已也惟 殿下加勉於不覩不聞之中益勵於至微

至隱之地以底乎一理潛沕萬物各遂其將心和氣
和天地和而災反爲祥矣豈不休哉臣方以誠進規
則顧今不誠之大者莫如如臣無似忝叨三事也倘
殿下不知臣之不可而久畀重任則固有違於核名
實之誠知其不堪而猶且羈縻則亦有欠於共天職
之誠紀綱之日墜也生民之日困也職此之由世道
之泮渙也國計之哀痛也亦此之由臣之不量已分
一味渙忍每遇災異徒煩例讓而止者皆臣之罪也
有大臣如此而不早斥退任其許多僨誤者是豈
聖世重四維勵羣工之實政乎仍念臣受國厚恩冥

升至此以虛閒之蹤處睢盱之場以疎泛之性味俯仰之方望未鎮服而謗或生於情外志在彌綸而疑易集於事前百變酸醜一任毀譽求退無力媒寵徒隆勤攻之益蓋常淡望於人責備之來非不自反於已而跡其本末事多違心不但孤 聖上委畀之重自負其平生者亦大矣當此蒲柳先衰桑榆非晚之日獲解重擔無妨賢路則斷斷衷赤庶可少暴而其所以贊 殿下應天之誠者豈不外是伏願 殿下曲察微懇快賜鐫斥以答天譴以靖臣分焉 答曰頃者筵中君臣懷惕之心未已又有警告申申悸悚

曷諭六夜初昏忽聞雨聲非時有此不敢臥而坐側躬不聞象臺報單依若往時噫蒼蠅月光哲王猶勉况此乎不敢以不聞爲信以若聞答院啓堂劄心切慄然奚待此報其亡其亡之兆形已見矣夙宵焦心專在此也昨聞相臣所奏而知卿來朝若入來欲見法講卿劄代至噫仁愛之警告國事之若此專由否德卿何若此劄中加勉於不覩不聞益勵於至微至隱之言其涉切實深用感歎可不體念焉此時所恃惟輔相而三公之中捨卿而何爲卿須體古人鞠躬之義顧小子焦悶之心安心勿辭卽爲視事

冬公領相又因雷異陳劄曰昨日之昏青臺又有報
嗚呼是何象也六陰盡剝萬品皆閉此政地底微陽
欲復未復之時而今忽翻風掀雨繼以殷殷者更發
於七日進對餘悸未已之際茲豈非乖氣之猶未消
而天心之猶未豫者乎其為憂懷有倍前日達宵耿
耿莫曉其由惟我 殿下求治之念四紀彌篤而前
後施措或不免牽補架漏典學之工望八愈勤而上
下討論亦不過應文備數紀綱所以維持乎世道而
等威漸夷功過相蒙財用所以支調乎國計而糜費
日煩公私俱屈恬靜之未獎而無以禁躁競濫汚之

未懲而無以濟困悴凡此數事何莫非 淵衷之惕
然警省者而若論其本則如臣空疎久據鼎席既不
能出一嘉謨以盡協輔之責又不能進一格語以致
啓沃之誠以至振紀而裕財抑躁而濟困即亦臣所
可承佐對揚者而緣其瀟劣皆未能焉調元贊化尚
矣勿論召災致異宜其無恠伏願 聖明先退臣身
以謝天譴 殿下亦加猛省勿以屢見而或狃勿以
既治而或忽濶究天人無間之妙亟思轉災為祥之
機則不待臣言之縷縷想有 宸心之警惕也略略
陳戒了無新語區區祈免亦近故常自顧慚悚尤無

逃罪 答曰悚恐憂畏之意悉諭於堂劄之批而噫
十六日減膳六日賓對略伸悻懼之心不過應文亦
不過一秋曹一京兆也嗚呼仁愛警告豈止此也尤
切懷惕專由寡躬輔相何有玉堂以誠字勉戒政院
以實字勉戒嗚呼此等之世君與相於政於事必也
誠意做工亦豈非回豫之一道劄勉切實卿須安心
勿辭弘濟時艱用副此意

冬公

領相

又因雷異陳劄曰日前之異餘悻未已青

臺之報今又有焉一之猶可驚可懼况不止於至再
至三者乎以霧以雨冬暖如春節候乖常無如近日

而洊雷之警若是申復以愚臣慄慄之忱仰想我
殿下警惕之念尤不勝終宵耿耿也遇災進言者前
後非一有曰正風俗有曰裕民生亦有曰振紀綱勵
廉恥亦有曰慎官方開言路其言雖有淺深輕重之
殊其要實為消弭轉移之機而皆莫不以一心萬化
為之本焉伏惟 九重對越之際必已畱神於此今
臣雖欲極意竭論亦不越乎此嗚呼天之心即 殿
下之心 殿下之心即天之心 殿下之心和然後
無事不和無物不和而天之心自底於和矣然則今
日應天之道宜在於 聖心反求之功中庸豈不云

乎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伏願 殿下勿以天
災之疊見為憂只以 聖心之益和自勉則災不為
災而祥可導矣日昨所下 綸音丁寧懇惻以誠而
責躬以實而飭下 辭教之間德意藹然 殿下之
警畏而修省者庶幾方寸之孚格而臣又敢以一心
字反復而陳之言雖腐淺意則忠愛惟 殿下懋哉
懋哉仍念臣四載台司責負調元至使非常之災連
歲不已式月斯生隔日頻發其聲雖微其頻甚畏究
厥所由臣實為首而每一見災無他猷為筵奏劄陳
若將自引旋即恬然依舊委蛇執此以論尤豈非致

異之一端乎今若又踵前規猶不知退則天譴無以
答矣人言無以謝矣臣心亦無以自解矣更願夫賜
斥免改卜賢德使微諒獲遂國事有濟是臣區區之
望 答曰噫嘻入冬以後其所報異非徒式月即式
日悸慄之語亦歇後語專由於否德衰耗百事情憤
之致輔相何有噫致中和學問之極工而誠實二字
曾已諭亦學問之樞機也今卿劄勉切實可不服膺
而噫日益衰耗是予自歎也卿其安心勿辭視事弘
濟時艱

乙酉秋公

領相

因雷異陳劄曰是月乃收聲之節而

御覽卷之五

卷五

典禮類 陳戒

三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卷五
前夜有示警之異其轟其燁殆如盛夏臣繞壁憂懷
達朝靡定顧今湯德克孚堯治益勤宜無乖氣之或
干天和而年年警告今又如此者是曷故也乾道玄
遠臣不敢傳會爲說而若論其由臣實爲首如臣無
似徒辱 聖簡五載相職一味尸素履氈之上進而
唯唯政事之堂退而忸忸既不能裨補 君德又不
能濟安民憂無一事之因臣振刷有百度之緣臣墜
壞恆日愧赧已無所容此時懍惕其當如何凡遇災
陳戒輒曰誠實可懋也言路可恢也其他慎官方節
財用亦不患無說而臣則以今日消弭之策莫過於

斥退蔑效之臣身孤負職責以致災沴者固臣之罪
而今若因以狃安不思自引則臣之罪尤大矣其不
可久冒之狀 日月之明想已俯燭當此修省之時
亦豈可一向容假以益其瘼曠之譏也哉區區此言
非敢飾外實出由中伏願 聖上亟許鑄免改卜賢
德以答天譴以幸國事焉 答曰今予懍惕之意已
諭減膳之教而喉院之啓玉署之劄補予過而言甚
切予雖自道莫過於此豈可只以猛省二字爲觀瞻
乎其將自勉劄中四件事其亦切實深用感歎噫否
德無能年又衰耗仁愛示警諒由涼德戒懼之中何

敢文具飾讓乎此誠一則予過二則予過輔相何有卿須安心勿辭弘濟時艱仰答仁愛之警告

己丑秋公

領相

奏曰唐臣魏徵以敬天之義有十漸

之戒今

殿下晚來自省之道亦思十漸之戒而能

慎終如始則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卿言至矣當

體念也

秋公

領相

因雷異陳劄曰日前災異餘懷未已昨又

大雷而電臣等與在公諸大夫相顧失色不省所措

此際

宸衷警懼特降

絲綸試期隔宵至

命退

行 大聖人修省之德八方多士舉皆瞻仰而傳誦

臣等尤不勝區區贊歎也恭惟我

殿下四紀

臨

御一心對越受天之佑誕膺多福

寶籌望八憂勤

如一此誠千載難逢之嘉會也宜無乖氣之或干而

第年來轟燁之災輒發於秋冬之交殆若耳提而面

命是蓋仁愛之天欲使我

殿下德既卻而益懋治

既茂而愈勵也

殿下倘於寅畏之時反而求之則

某事或差而不待羣下之有陳

殿下必有所悟矣

某政或失而不待羣下之有規

殿下亦有所戒矣

臣等何敢傳會而覩縷也昔魏徵以敬天之道告其

君曰臣願慎終如始唐宗貞觀之治非不盛矣徵之

眷眷於此者猶恐應天之實猶有未盡而然也今
殿下學臻高明化闡邇隆則漢唐以下不足援喻而
臣等之區區憂愛只望 殿下之慎終如始純亦不
已敢以筵席餘懷又此誦陳惟 殿下更加雷神焉
有國興替專在輔相而如臣等無似忝叨匪據者亦
已久矣世教之日下而無以扶民生之日困而無以
濟以至於紀綱之頽弛人才之淹滯莫非臣等尸素
之致茲當高穹之示警采切私心之增慙退自陪班
進以短劄是誠由中非敢飾外亦願亟降斥退之
命以為消弭之道不勝幸甚 答曰皆由涼德一猶

慄然况再乎其皆予也輔相何有其勉者切實雖衰
益勉矣卿其安心勿辭

冬公

領相時

又因雷異陳劄曰臣等晚赴籌司之坐矣

天又雨繼以燁光轟聲臣等與齊會之諸卿宰恂然
而驚慄然而懼噫秋後此異一猶可愕况一月之內
至再至三者乎顧今天之警告愈往愈切臣等雖不
敢知某事之所召某政之所致而仰惟我 殿下對
越之誠方其遇災之時非不赫然懍惕及夫時日稍
過則心有所小間戒有所小忽也歟喉院出納之職
也經幄論事之地也前後啓劄雖若寂寥亦豈不切

中時病仰補衮闕者而 殿下輒賜體念之批未有採納之效上下所以處之者率未免爲應文之故事若是而何望乎高穹之孚格災沴之消弭乎伏願聖上以前日警懼之意無或乍解於今以今日修省之念毋或暫弛於後克恢殷湯自責之誠益勉周文不已之德則古人所謂應虛以實轉災爲祥者可復見於 聖明之世惟 殿下懋哉懋哉臣等之所仰勉於 殿下者方在以實心行實政而臣等之每一請免旋復自如者不誠無實莫甚於此從前瘼職之愧姑不暇舉卽此飾讓之套爲足致異矧今世道人

心之莫可爲民憂國計之莫可捄一則臣等之罪二則臣等之罪而猶且澆忍抗顏於匡弼之列者尤非國體臣分之所敢安相顧震慄不遑還次倉卒搆劄聯名冒瀆亦願 聖明毋或如前羈縻卽 命斥退臣等以爲答天譴務實德之道焉 答曰以懷惕之心先命減膳纔已下教而究厥所由寔由否德輔相何有復何多喻其勉切實漢用感歎雖衰可不自勉焉卿等勿辭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五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六目錄

典禮類 六

學校

待士

科試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六

典禮類 六

學校第十四

御製引

我朝太學創於國初七年而相地於國都之東崇教坊乃命驪興府院君閔霽治之於是設成均之官置柔盛之田建明倫之堂武定文治之盛可以並稱於姬周之辟雍矣 獻陵朝行謁聖之禮 命大提學卞季良撰廟庭之碑陞配曾子子思子於聖廟又以子張躋十哲之列董仲舒許衡從祀兩廡黜揚雄

之享正釋奠之式 英廟朝定王世子入學之禮
成廟朝建尊經閣賜五經四書以藏之八道書板並
印以儲之經史百家無慮數萬卷而大射之儀養老
乞言之禮位版之設積享祀之用桌皆昉於是時
宣廟朝因兵燹朔望之奠始廢而只行焚香 孝廟
朝酌獻于文廟仍定酌獻之制 顯廟朝命太學生
行序齒之禮撤慈壽仁壽兩院放僧尼于城外以其
材建丕闡堂于明倫堂之西 肅廟朝黜公伯寮等
十人之享以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勉齋
黃榦從祀兩廡建崇節祠以祀董養何蕃陳東歐陽

澈陞配宋六賢於聖廟而我朝儒賢之從祀自 中
廟朝鄭文忠始也謹按 皇朝祀典州郡之學器用
八簋八豆樂用六佾我朝之用十簋十豆蓋違於禮
意也啓聖祠之議始於有宋之熊禾洪邁而 皇朝
嘉靖初因張璫言始建祠以祀之 宣廟朝文烈公
趙憲以質正官回自京師請倣 皇朝建啓聖祠
顯廟朝因儒章博詢儒臣文正公宋時烈力贊之因
歲儉未克成逮我 肅廟朝始成此學校之所由興
也予惟興學之方在於尊經而尊經之閣書籍蕩然
殊非朱夫子藏書白鹿之意也命館官掌出入以嚴

其典守仍令館官另擇而久任齋任峻選而罕遞降
崇儒重道之綸印三綱二倫之書仍躋先正文正公
金麟厚於聖廡命銓曹故都憲孔瑞麟故叅奉孔德
一枝裔中世世祿仕以倣中朝衍聖公之世爵而朝
籍無孔姓人則輒付初仕以爲制蓋欲明天理淑人
心用追三代學校之盛也念昔齋薦之時 成廟朝
得文獻公鄭汝昌 中廟朝得文正公趙光祖文康
公徐敬德 宣廟朝得叅判趙穆此可以見我 列
聖朝菁莪棫樸之化卓冠千古公於通籍之前在泮
爲掌議一以復舊返本之方慨然作爲已任公之受

知 寧考實基於此自此屢被寵光未幾登第遂膺
心膂之托而處地親比謹拙自持不得不勉屈初志
大關係處亦不欲斂却形跡兩宋先正從享時力贊
卽公宗伯時建白也及至位躋中書彌綸朝端而不
知公者又不知陰護之力觀於戊辰一奏後之人庶
知公本心

自戊辰至乙酉凡九條

戊辰春公

大成時

奏曰

聖教以悶士習憂世道之意

縷縷至此不勝欽仰古則雖不家諭戶說而鄉黨有
長老焉朝廷有碩德焉善者獎許而不善者規責之

矣近世則公議不行士風漸壞身為士子雖不飭行
既無見棄於士流登第亦不有妨於仕路故無所忌
憚如水益下無以激勵矣

春公

大成時

奏曰方外儒生之往來泮宮者近以館學

為機穽規避為事一自儒疏事後士氣一倍消沮絕
跡賢關儒疏不知本事而為之誠非矣然究其本情
實無一毫近似於淵衷所疑者此輩被罪者雖數
三人而既曰儒生以疏被罪故些少士氣消沮無餘
矣頃雖解其放歸田里之罰而又施停舉之罰既恕
其罪則何必減等也事已久矣又當慶科其在慰安

多士之道不可不決釋矣

秋公

畿伯時

奏曰春秋釋菜時所封之脯既有尺量而

近來列邑作脯大小不一事甚未安令該曹依舊式
更為申飭為宜矣 上可之

丙子春公

禮判時

奏曰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

宋浚言文廟陞配已為卜日事當同時舉行於中外
而八道地方遠近不同所入凡具倉卒難辦必須先
定太學規模然後始可知委而日子甚急勢難趁期
丁酉年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從享時外方鄉校則
待秋釋菜告由奉安今亦依此舉行而位版所造粟

木亦依前例開城江華廣州則使之自辦八道則令各監營先期精造分送列邑以爲一時奉安之地爲宜矣 上允之

辛巳春大司成元仁孫奏曰入學博士之以大提學爲之者以其兼知成均而成均堂上爲教胄之職故也至於提學則無成均例兼而爲入學博士似無義今番 王世孫入學時博士依前日 下教以大提學爲之恐宜矣 上曰重臣之意何如公 備堂時 對曰大提學之爲博士以其兼成均也如可以差等則同成均大司成可也藝文提學實無義意且凡民俊秀

皆入太學則大提學任教胄之責皆可教之况 世孫入學時乎五禮儀中差等亦不知恰當矣 上曰昨日下午教意亦在焉今聞卿等所奏亦過矣依前下教舉行

壬午秋公

左相時

奏曰四學報于備局以爲朝夕食堂

無以供饋故儒生皆空齋云聞甚驚駭矣 上曰不可使聞於隣國矣 命書傳教曰今聞大臣所奏學儒無供不在學云此前所未聞供士之需令該曹卽爲顧助勸入後使成均館草記此專由於學教授之不爲行公不爲周旋之致時任學教授從重推考今

雖顧助若不消詳區處焉知後無此弊備局與學教授講確後稟處

癸未冬公太常都提時奏曰今觀詳定用下文書則大邑

鄉校祭享猪牲之數有過於成均館者同一祭享而

京外之不同事甚未安此亦及今釐正為好矣上

曰一依京太學例舉行其餘減之

冬公左相時奏曰今番太常祭器庫與櫝略依太廟

例造成則祀典庶無欠敬之患而因此聞之則文廟

本無祭器櫝所盛之庫傾圮云越今修改仍為設櫝

似好國子長適入侍伏望下詢焉大司成元仁孫

曰文廟祭器庫傾圮不可不修改而日寒有難始役故方欲待春舉行祭器櫝仍為造成而本館物力凋殘無辦出之路是可悶矣公曰若當造成之時則似當有某條顧助之道矣上曰開春後依所陳造成可也

乙酉春公領相時奏曰向日儒生停舉之混施中間處

分之還寢未免過中湖西則一道儒生皆被停故列

邑鄉校釋奠將無執事之人云此尤可悶不可不及

時變通矣上曰鄉校釋菜事重特為解停

待士第十五

御製引

我朝以儒立國待儒之禮既盛且隆玉帛弓旌所以
賁其物也緇衣白駒所以篤其誠也故王國多吉儒
賢輩出蓋自賢關始也 成廟朝每朔引諸生臥內
講經義頻賜酒食 仁廟朝設司業 孝廟朝設祭
酒修明儒教自是以後培養崇獎之效蔚然可觀春
絃夏誦家程戶朱濂洛關閩之統遂在東矣 宣廟
嘗禁舉子之用老莊文字者有李涵用莊語登第旋
削至 仁廟朝申其禁 先朝因泮隸之設棚張樂
於泮中施罰齋生是皆作興之懿典振發之昭軌也

於是乎文忠公權近有勸學事曰文成公李珣有學
校模範文正公宋浚吉有四學規制大司成趙翼有
學校節目皆所以敦本懋實修己治人之具而造士
之盛可以比隆於三古矣予於戊午之冬試泮儒於
春臺宣午飯賜銀杯以詩記之敬遵 孝廟朝故事
己未之秋命大臣銓臣道臣以慣習朱子書者俾各
薦剡而先是試功令之體問經史之義於諸道儒生
或賜及第或通仕籍哀其書命之曰賓興錄仍令道
臣別薦經明行修之士或除職或直拜守宰名曰宣
召人尚亦可以追 列朝菁莪之化歟昔公奏我

寧考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此非士之有異於周秦在於導之之不同願 殿下務盡崇儒之道苟欲待士則先從崇儒始遊泮之士自待亦重將使思皇之盛復見於今日而林樊巖穴之間亦必聞風于子有是哉公奏也

自丙寅至己丑凡七條

丙寅冬公承旨奏曰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此非士之有異於周秦係於在上者導率之不同 殿下亦宜務盡崇儒之道矣故判書李緯科目出身故殿下雖不以儒賢待之而早年恬退養德山林遠近

士子及門甚多斐然蔚興其裨益於 聖世右文之化不淺矣 朝家待遇自當有別而向其喪出也春坊以致賻吊祭等事草記則自 上有勿施之 命云 聖上於其生時設或有未釋然者到今身沒之後猶且如是者實有歉於 聖德矣 上曰予作述編而猶如此實有愧於承宣矣但其於無前例何我則不負李緯矣公曰在 殿下待臣僚之道於其生時雖或有此等 下教及其身沒之後如是 下教不亦有欠於恢恢之德乎 上曰自省編亦有所云云俄者 下教近於不能忘矣今聞承宣所達予實

瞿然不能踐履述編中忘字之意矣公曰未肅命
師傳死後有吊祭之例而且有傍照可引之例大臣
拜相雖未肅命身後吊祭等事固以大臣例舉行
重臣宰臣亦然今於輔養官似不可以未行公有間
矣聖上於此等處加意則亦必有裨於世道矣

丙子春公

禮判

奏曰功臣之不祧乃是法典也至若

從享於太廟文廟之人則法典雖無所論而我東
從享諸賢並皆不祧此必傍照功臣而然也頃於先
正臣文元公金長生文廟從享時因筵臣陳達定為
不祧矣今此兩先正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

既已從祀於文廟則亦依此例當為不祧矣 上允
之

辛巳冬公

領相

奏曰儒賢 國家之元氣搢紳之矜

式也諭善宋明欽屢勤招徠尚不幡然誠極可悶且
前執義金元行養德山林夙負士林重望頃者宋明
欽加資時故右相閱百祥欲以一體陞秩之意陳達
而未果矣尊士之禮不在於爵秩而尚德之規亦寓
於此臣敢以故相之意陳之以贊 聖上緇衣之誠
矣 上曰所奏甚好且語及故相予心尤感特為加
資可也

壬午春公領相奏曰諭善宋明欽 手書勤召終不

得招徠同朝誠甚缺然聞以日前 聖教心甚惶悚

今方待 命於縣獄云其在禮待之道似當有開釋

慰安之 教矣 上曰勿為待命事下諭可也翌年

春公左相奏曰儒賢宋明今已登道云莫非 聖上

誠心敦召之致也 上曰誠心召之則亦皆致也頃

年朴贊善周來矣當此春令予心洽然觀其機會藹

然有與物同春之望矣公曰儒賢乃成德君子也今

者入來士林亦多矜式矣豈不為 國家之幸耶

上曰卿見之耶公曰未見矣金元行其容貌甚偉矣

上曰然乎贊善之年幾何公曰似是乙酉生矣儒賢

上來則似即登筵而山野之人自多齟齬 聖上必

隨事曲諒好矣 上曰當盡念矣越數日 上曰既

遣史官儒賢想到江郊其能入來於今日乎史官從

速馳往與之俱來公曰儒賢既為上來云姑止 召

命使之休息後入來以安其心似好若於今日內偕

來則不瑕有督迫之意乎 上曰聞左相所奏果有

實恙艱辛作行云傳諭史官先往江郊待渡江傳諭

後先為入來以便儒賢之心前贊善宋明欽疏上

上曰疏中薄情云者誠然矣蓋世道人心不可知昔

年崔德中上來時為人所沮抑還為下去矣予恐此
儒賢之來亦有媚嫉者矣公曰豈有如許事乎上
曰今此儒賢既為上來繼此而尹鳳九及金元行諸
賢又來則誠為好事矣公曰誠然則豈不美哉而鳳
九已老元行則有所執云矣上曰元行之所執予
則曰是矣非光武不能成子陵之高彼有所執強而
屈之非予意也明日經筵官宋明欽登筵公曰聖
上至誠敦召儒賢幡然入來風雨之日變為和暢誠
異矣上曰誠非偶然也公曰願殿下至誠禮遇
終始惟一焉上曰不誠無物予自愧誠淺矣公曰

今日恩禮誠曠古矣臣初見儒賢而其氣稟甚純雅
公平矣

癸未春上命書工議金元行處傳諭公左相奏曰

金元行以農巖家法所守甚堅云矣上曰然乎

戊子冬公領相奏曰近來山林無在職之人而向日

贊善金元行特遞終久優待依例還付好矣上曰

可公曰申暲既已作故宋明欽又為九原之人亦似

有隱恤之典矣上曰此則予欲固守矣

己丑冬公領相奏曰殿下於學問躬行心得治平

之化臣實欽仰而必使鄉有善士獎以名位則好矣

後漢書卷之六 卷六
上曰誰也公曰祭酒金元行尚未陞庸矣

科試第十六

御製引

科舉之法尚矣始於虞庭之咨采昉於周家之賓興而在漢則曰孝悌力田賢良茂才在魏晉則曰九品中正在隋唐則曰秀才進士我朝立國之初遂定其制內而成均正祿之所外而按廉旬宣之地擇經明行修者開具年貫及所通經書登于成均館試四書五經通鑑第其高下是爲第一場送之禮曹更試表章古賦是爲中場試策問是爲終場通三場入格者

三十三人送于吏曹量才擇用焉於乎盛哉試以經書蓋古明經之意也試以表賦博學宏詞之規也試以對策直言極諫之義也其後隨時因革不一文忠公權近請設漢吏之科以其漢語與吏文之嫻習也厚陵朝設科有乙丙等第並設生員進士試此小科生進之始也 獻陵朝以卽阡稱慶而設增廣之科只舉生員試此增廣取士之始也親試文臣放榜錫宴此文臣重試之始也設文武科備龍虎榜此武科之始也幸學試士此謁聖試士之始也 英廟朝令舉人講書此製述先講之始也呼名納棘圍搜挾官

分立門外搜括衣襟如有文書挾持者捉付巡綽官
天明出題當午收券卽 英廟盛典也增廣分兩所
試取而殿試之講四書取一書卽 文廟懿範也進
士試改十韻詩爲古詩詩賦合爲一場卽 端廟美
制也 光廟朝別設二所講易此別試之始也 成
廟朝親行釋菜試士陳賀此卽日放榜之始也 中
廟朝親耕藉田設別試行講經之法此別試捧講之
始也試館學食堂儒生此到記試士之始也 宣廟
朝設科於春塘之臺此春塘臺試士之始也試圓點
儒生此圓點試士之始也 仁廟朝以科舉之久不

設行特設科取士此庭試之始也監試時以家禮小
學先講後舉因禮官姜碩期之言而行焉此所謂照
訖講也 肅廟朝謁文廟後還御春塘臺而試士此
謁聖科行於春塘臺之始也庭試後更試鄉儒此後
庭試之始也 先朝三日製九日製黃柑試遵 肅
廟朝故事賜第人日製七夕製皆賜會試凡有慶輒
設科取士所以廣慶也西北耽羅命官設文武科所
以綏遠也以至武科勸獎興起之方就次大備關北
親騎衛關西別武士江華府壯義旅海西別武士東
萊府別騎衛之都試始於 肅廟朝關東嶺南別武

士六道選武軍官海西追捕武士之都試始於先朝諸道馬兵及南漢守堞軍官都試卽予嗣服後創行者此國朝經文緯武之法也予於初元先以科制問於在庭曰大小科改制也曰生畫科增額也曰圓點科復講也而予每以爲朝廷誠能得人九經齋不必復也延英院不必做也館學之儒不必別選也辛亥以科場早呈有躁競紛沓之歎無舒緩和泰之音命大臣文任博議先呈時限以懸題後三時定以爲式仍命修明照訖之講而試官差以三司蓋用先朝丁亥受教也自丙申秋修明春秋到記之試旣

發策取士又於興泰門外給筆札用漢之賢良宋之天章古事到記之臨軒親試蓋始於此而每於機務之暇課試太學生躬考其券手書其等或賜及第或付初試或予以內府書籍楮毫而歲一筮仕依太學齋薦之例就每年京外應製榜目類以各姓凡一百一十命之曰育英姓彙仍以泮儒應製手加批圈而故例文臣之應製也惟文衡之券特用御筆親考則御考事體迥異常格命自今御考初試者雖十度初試許赴十次會圍而泮儒親試始於丁酉之冬試券御考始於壬寅之春又於辛丑抄講製文臣三十

後漢書卷之六 卷六
七歲以下叅槐圈人講以經史製以詩文蓋欲長其
識解措諸事務以需當世之用而倣宋朝講讀官於
不講日進漢故寔之意命以經史子集 國朝文獻
爲次第經則庸學語孟詩書易三禮春秋史則史記
前後漢書唐鑑宋名臣錄子則五子集則陸宣公奏
議 國朝則國朝寶鑑五禮儀文獻備考經國大典
大典通編以爲上下質難之資至今數十年之間自
大官至翰注多從此出其於籲俊用人之方未必無
所補也謹稽 先朝已卯下勸士讀書 綸音式年
科謁聖科外皆令三經中一經從自願背講監試會

試背講小學而圓點之試亦令先講而後製及至丙
戌而不復行矣昔呂成公居浙江教人科舉之學朱
夫子嘗非之况今赴舉者惟以抽黃配白尋行數墨
沾沾然自命而不讀經傳之書不知性理之說文體
職此而漸乖士風職此而漸渝世教職此而漸薄大
抵講經之乍行旋罷甚可惜也故予於館學日次之
講輒命齋任及居齋儒生講一經俾槐市芹宮之間
日聞誦讀之聲而然而鄉舉里選之規不得行於後
世則科制之弊無可以矯揉者矣或有言面試者予
則曰古昔盛時券無糊封封無割標降及後世士不

自重範驅變以詭遇揖讓化爲傾奪於是乎縛束之
拘檢之禁網寔密有識竊譏無文而倖科者亦朝廷
之責主司之失耳今若又設面試之法則是豈齊魯
待士之意哉夫子不爲已甚者政在此也公於選舉
之制建白者多而或因廷議之不一或因俗習之難
矯未能展盡所蘊之經綸事業尙記公對予言選舉
之不公慨咄不已曰人臣容私於場屋取捨其心之
無憚甚於擅用威福救得一分必有一分之益目今
先務在於革科弊正士趨如使公起之九京謂能禮
樂征伐之出於出處耶恨不能質焉

自丙寅至丙戌凡二十九條

丙寅春公

承旨

奏曰中國人欲赴試京師則九族並

力治行我國人則至親外無此事矣 上曰中國人

登科第何至闔族欣悅乎公曰中國人登第後享厚

祿九族賴此而生我國人雖登科而久不得祿惠不

及於至親所以異也此亦科目甚多故也

辛未春公

左尹

奏曰取實才莫如增別試近來科作

漸不如古每一榜出物議喧騰倖科甚多宜行面試

之法矣 上曰人必有不赴舉者矣公曰國有定法

則士皆負雨傘入場此法若定誰敢不赴乎 上曰

領敦寧

趙顯命

嘗言軍幕之法矣公曰軍幕亦好矣

皇明時科法甚嚴榜出後立碑刻名而以科第高下定官秩尊卑移易不得矣 上曰以掛皮事觀之明時之法亦弊矣公曰今則不文者亦皆赴舉自多倖占若設為面試而只令善文者入場則試官何難擇人才乎科弊未有甚於近日若不大變通則將至於書種之絕矣

癸酉春左相李天輔奏曰

親臨之科無相避之規

而至於子婿弟姪皆不見若有初試之科則陳試好矣公禮判奏曰 親臨則無相避之例而庭試初試

陳之無妨且命官子弟既令陳試則他試官子弟亦當一體陳之限四寸陳之好矣

已卯秋公

備堂

奏曰科弊若欲變通則豈無善策講

經有效亦依此法有所闕缺而稀設簡取為先務矣今之弊士不讀書欲使之讀書莫如取通一經以上矣 上命書勸士讀書綸音而綸音中有式年科謁聖科外入格人皆令背講三經中自願一經公曰式年謁聖獨不為講經則倖門自在臣意則一體施行好矣 上曰特開一路以存闕缺之計矣辛巳秋公左相奏曰庭試講經試官當依別試講經例自禮曹

差出而禮曹節目以自吏曹差出啓下更以禮曹改
付標事分付恐好矣 上曰可其冬 上曰再昨場
中使掌議押班以入頗整齊矣公領相奏曰題亦出
表故科作亦好矣凡講經四五字之誦註實不關於
誦經之義而科儒皆以省領爲規式只誦其註此則
有無不關其大文文義不能專治職此之故也自今
以後改定講規誦註則除之而至於詩傳只誦六義
小學講亦爲除註永爲定式則科儒誦講者必有實
效矣臣每見 聖學之專意小學記誦無碍實不勝
欽歎講規定爲條目然後當爲成法矣翌年春大司

成徐命臣奏曰大小科初試講經時除註事既已
命下矣小學講非久當舉行有不可不稟定者小學
中或有一二句單大文若書大文於講紙則儒生別
無可誦之文似當有變通之道矣公領相奏曰既令
除註之後經書果無掣碍之端而小學之難處誠如
國子長所奏臣意一句大文依明經例連上連下二
句大文以一句出講章則事可順便矣 上曰誠好
矣依爲之經書篇題與序卦何以爲之耶公曰經書
雖爲除註周易之序卦書傳之篇題詩傳之六義似
不可不講矣命臣曰以此出舉條添載節目乎 上

曰可其後公領相奏曰向日講經改定規之時周易序卦書傳篇題詩傳六義依例講誦事稟定至於周易之文言繫辭便是元經雖不舉論自在當誦中矣上曰然矣有節處則何以爲之右相尹東度曰易乾坤兩卦中文言乃是大文之連綴者繫辭上下傳又是大文之當講者今不當舉論而既已除註則有節處亦當勿誦矣逐卦卦體之下每有序卦此則當講而序卦合傳及說卦雜卦傳雖同是十翼經生亦不講矣上曰然命臣曰兩場入格之類當試一次講乎抑分兩場爲二次講乎不可無一定之規而前則

兩試者爲二次講矣今則何以爲之乎上曰一次可乎公對曰兩場初試者只一次講則越者雖幸而落者甚冤從前學禮講一初試者一講兩初試者兩講今此小學講亦遵此例好矣上曰然則二次爲之可也

壬午春公領相奏曰癸酉年應辦節目啓下時政院及諸上司榜目書送之規一並革罷矣日昨因承旨所奏政院榜目有復舊之命而應辦所弊端莫過於上司榜目既罷之後不可復舊政院爲對下詢不可不書置則不必如前度度騰送每於榜出後入

啓榜目來呈時政院件則以薄紙草書者同爲書送而政院外一遵節目事嚴飭似好矣 上曰可

春公左相奏曰試官事與節目似左矣 上曰命官

文衡俱來則每有考試筆相推讓之事矣今則兩館提學皆來便好矣

春公左相奏曰明春稱慶揄揚 聖祖 聖考之盛

德弘烈設科有癸巳前例亦有 宣廟朝已例慶不可踰年且癸巳值五道設賑猶得設行今何更議

聖意以當春設場靳難依癸巳例退行於秋成後好矣 上曰既有 兩朝故事此何辭焉當依舊例而

噫癸巳雖云歉歲京外俱竭豈如此時雖遵前例待秋成舉行

癸未春 上曰殿講當至四日乎初則恐其太多故欲使之限朝食堂矣觀舉案亦不少講誠有效矣公

左相奏曰聞或有未及知而不爲者亦有不知不全經則停舉之 命徑先爲舉案追悔而欲拔者云矣

上曰然乎卿子與弟各一人入舉案中一人何不入乎公曰不習科工且以兄弟登顯仕者多故爲其盛

滿不欲觀科矣 上曰或欲隱乎公曰非欲爲隱而然也

秋 上曰昨諭諸試官而近來科場早呈爲弊日未
午之前幾皆收券云士習何爲而至此乎何以則革
其弊也公領相奏曰定時捧券之說誠好矣雖以監
試言之既限人定則前二時始許捧券限後則一切
勿捧以此定式則豈無其效乎且大比之科近日則
不過四五日而出榜此亦異於前規矣此後大比之
科則以八九日出榜事更爲定式好矣而雷同之弊
亦不可不禁矣

冬 上曰昨日講生實多駭舉或有未誦賦入題者
或有只誦執事之文者末乃佯若病急扶頭而未成

誦者此何舉措今日白牌安寶姑命停之其中如有
不文者方欲使之自現矣公領相奏曰 聖意臣豈

不知而頒此 下教後遐方多怯之人則或有自現

而京中有勢者必不自現然則損國威而已虧臣分
而已都不如面試之便好雖有勢者安所逃乎 上

曰面試則難矣諸臣之意何如領府申晚曰必無自
現之理而所謂自現者只是鄉人則亦苟且矣 上

曰予乃後生也已卯科事雖不分明記得而其時如
有自現者則亦當有別般處分而蓋無自現者矣公

曰朴文純之孫尙在奴案其子孫未敢出入科場李

選之子崔錫鼎之婿皆入於充軍蓋自己卯處分以
後世道頗有操心矣今以先朝處分觀之其嚴於
科場當如何哉雖小臣之子自上每以不教為疑
勢固然矣今此世臣無他道進身唯有一條科目其
所進取廉恥都喪不讀一字善衣善食逸居無事及
其出榜則入格者皆此類也小科猶可說也大科則
小而三司大而卿相皆由此出思之及此寧不痛心
乎小科若行面試則大科會試不文者不敢入矣臣
意則面試斷不可已也上曰予以為面試齷齪故
尚此靳持今若為此舉則能文者必樂赴矣公曰以

宋之仁厚而試陶穀之子今聖斷赫然以面試決
之則朝廷之幸也國家之福也自今以後則鄉儒
實才可以得見渠科近來鄉人能文者至於不見科
之境矣上曰可矜矣能文者若聞此舉則必豁然
踴躍矣公曰今日已晚以明日設行為好矣上曰
凡事當即為之緩之則其間必有某條奸偽矣
冬公領相奏曰今則令甲以面試舉行故今番黃柑
若設行則外間亦以面試待令矣此亦當有下教
然後可矣上曰黃柑亦當有面試乎今番有賣文
者故不勝痛駭不得已有此舉非欲為永久遵行之

計而外間以此待令乎公曰既有面試則面講當有闊狹矣 上曰今則講法幾乎成局若又罷之則小兒輩又將不讀小學而先讀綱目東人冊豈不慨然乎公曰自 上既難罷講法則面試亦不可停止自今節製榜出後當有番番稟定之舉乎 上曰講與試官予當隨其時更有下教以此舉行好矣知春秋尹汲曰既爲及第又爲面試豈不重難乎以今番論之尹正烈金養根若見落於面試則豈不悶迫乎公曰伊時金尹處落科之議乃掩密封之時今以節科一人使之呈券文若僅成篇則亦豈有見落之歎乎

面試既行而又旋已之則不文者又將生心入場矣汲曰一箇節製人坐於大庭使之製呈則得失交中豈有成篇之理乎 上曰重臣之達是矣公曰重臣之言爲士子之見臣之所奏爲國之心也獨坐庭中若未成篇則渠豈敢不有令甲而入場占科乎面試則斷不可已也 上曰凡事忙後錯了當更思下教矣

甲申夏公領相奏曰圓點及到記儒生之間間 特教試取法意甚嚴蓋圓點之得準到記之見叅或以勤苦或以適會俱得赴舉而觀光者無非歸於在上

之造化他儒生之夤緣圖赴實非正士趨杜倖望之道今番試士掌議色掌以其未滿點雖命勿赴而必赴明其定式嚴其界限然後此後圓點到記等試取時自可無自下煩稟隨時撓法之患矣

夏禮判洪啓禧奏曰專經文臣殿講節目將入啓而應講人雖或有故一年四講皆未得參當年所定之卷則必已私自熟誦矣翌年講則以其下卷懸錄應講似好矣上曰所令之卷其年未講則雖至翌年當令以此卷應講矣公領相奏曰今以下教本意仰認則當年當講之卷雖未滿四講之數如或一二

次應講則翌年以之次卷當年如未一番經講則翌年仍以其卷應講也以此定式好矣上曰可

秋公領相奏曰凡節製出榜後只命居首人試講非

講重於製蓋欲使無講者雖入格不得占第矣至於製與講之臨時先後者一從特教而若先講後製則講便是初試製便是覆試若先製後講則製便是初試講便是覆試宜無隨時移易之理而尚無一定之規故科事終失嚴重之體諸生舉懷僥倖之望下詢諸臣著為定法有不可已矣上曰所奏誠是豈可隨時變改乎此後圓點先講後製事定式可也

秋公領相時奏曰近來科場日漸雜亂日前監試場中雜流冒入尤倍於前甚至於刀鎗相加死傷甚多云豈料濟濟禮圍之中有此無賴血爭之變乎一所作變而現捉者方自秋曹查治而若其紛雜兩所同然云此後科場當別加申飭以為嚴戢之道而今番一二所禁亂官為先拿處宜矣 上曰可公曰各司員役之不得入場者 朝禁至嚴今番監試時玉堂員役因其官員分付肆然入場之說既發公堂酬酢豈意論思之地有此冒禁之舉乎當該官員即令現告施以不叙之典為宜矣 上曰可

乙酉春公領相時奏曰大小科期日不遠在前如此之時期朝臣例不得受由至於文任出入之人雖有公私事故尤不宜任其出外以此嚴飭雖以目下言之勿論文任之時任曾經亦多在鄉不上來者事甚未安並即為催促上來好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時奏曰凡殿試外其他科試試官儒生例有相避之法庭別試會試無所拘避者似由於以殿試例施行而終涉未安庭謁聖科命官主文之子婿弟姪外亦無所避節製等別科雖有主文近來則大臣連為主試而亦無明白定式不但有違於嚴科場之

德慶書院卷六
意在下者亦無以任自定限自今以後庭別試會試相避依增廣會試例施行庭謁聖及節製等別科命官時文任相避亦依他科例施行恐好矣 上曰限幾寸乎公曰自有大典定式者矣 上曰可禮判洪啓禧曰別試殿試依他試例行相避法則好矣而殿試無陳試之例以相避不得赴者寃矣公曰雖庭別會試既以相避不得赴則陳試一欵亦爲許施宜矣上可之

冬公領相奏曰陞學雖與大比科場有異亦一試圍而近來國綱不嚴士習不古多有雜亂之歎日前兩

學製合設時士子輩初不入庭坐於闈舍而製納云若此不已安知無在家製送者乎此是有學製後所未有之事教授若能舉職則豈至於此乎且凡試券所當製納於其日而聞或納券於翌曉云此亦不可不矯革者伊日開坐兩教授宜施罷職之典矣 上曰事未前聞依爲之

冬公領相奏曰今年泮試已了當矣雖以捧券一事言之前後申飭何如而晚呈不已至於夜分或向曙此固有拂於聽聞其在嚴科試警後來之道不可置之太司成李潭罷職宜矣 上曰可

冬 上曰明春則別試重試以庭試代行似好矣公
領相 奏曰物力多入別試舉行似難處庭試舉行
時 聖慮誠好矣臣因科事敢有所達 先朝則人日七
夕皆不直赴今則科第漸多抱紅牌空老者無區處
之路救弊之道惟在科甲之鮮貴矣 上曰然矣雖
百人爲之爲者爲之矣

丙戌春禮判南泰齊奏曰今番庭試即丙年大比之
變別試爲庭試者則前此慶科別試庭試之占初試
之爲陳試者其在科體不當混付而大抵科弊釐正
之後諸科講規皆無異同故從前以別試陳試者則

謂今科本是別試而願赴以庭試陳試者則謂今科
是庭試而願赴多有持公文來呈臣曹之人事係科
制不敢擅便矣公 領相 奏曰古則別試與庭試講規
與凡節不同故陳試者例不得互赴至於今番別試
不但變爲有初試之庭試講亦同是專經則與不可
合之增廣有異通同混付似無不可矣 上曰一體
許赴可也

春公 領相 奏曰昨下 傳教中科制一從壬辰以前
時 舉行事 下教矣今則凡科規皆遵舊規庭試及節
製自無試講而庭試亦當無初試乎 上曰依舊例

公都
晉

爲之可也公曰然則庭試之設春塘臺一節將何以爲之乎 上曰此則由於多士之難容於殿庭自當入於春塘臺矣公曰科制雖已復舊今番庭試既經初試試官當依近例以七試官合考乎抑遵舊規多數差出使之分考乎 上曰今番則依近例爲之公曰科規既已復舊則向來稟定試官相避之法不但未及一行到今尤無可論其時舉條置之爲宜矣 上曰可

辛巳秋公右相奏曰東伯金孝大狀啓以本道公會三鎮管以詩賦題雙懸而初試則只取一人故退

陬儒生望斷入格初不赴舉使各鎮管每歲八月各取詩賦後都事主管令初擇儒生咸聚課試一依三南例定式事爲請矣本道公會試取之法不但各邑諸生之不便實有違於諸道同規之意道臣論請極有意見似當依狀請施行而係是科場變通令該曹稟處乎 上曰何必禮曹稟處乎所請是矣依狀請許施

以下
都試

已卯春公備堂奏曰臣頃往水原時與府使金孝大有消詳之事蓋本府馬兵之改爲驍士者每年都試事節目啓下而都試乃有直赴之試也防禦使之主

管舉行他道所無若使摠戎使下去掌試則事勢掣
碍若令赴試於京廳則尤多有弊自今就其都試五
技中六兩騎蒟鞭棍自本府試取報于摠廳柳葉箭
片箭自摠廳試取仍爲計畫草記實合事面矣 上
允之

壬午春公

領相時

奏曰北道監市御史金鍾正別單以
爲本道都試時親騎衛閑良沒技者盡數直赴出身
優等者邊將承傳每年都試優等多出於出身而邊
將只是一窠準瓜後出代故承傳須闕至過十餘年
不得差任或有老且死者自今年爲始都試時出身

優等自願加資者許令狀聞施行云邊將承傳既無
趁時舉行之勢以加資換施者似若爲聳動之道而
此非一二年而止者久後則一資二資將至於太無
漸一人二人將至於太屑越爵賞既濫則似無勸懲
之道矣 上曰御史之言亦然而金玉遍滿誠難矣
公曰姑爲置之似好矣 上曰可

癸未夏承旨李潭奏曰濟州江華廣州水原試才年
條考入矣 上曰濟州爲幾年潭曰十八年矣 上
曰濟州試才年條最久當有慰悅之道矣公左相時奏
曰江華廣州水原皆有都試而近來濟州則專任武

卒擇遣御史察其民風兼為慰悅似好矣

冬公領相奏曰海伯申晦狀啓以本道作領出身都

試優等者內三廳遷轉沒技者邊將除授事節目啓

下而該曹終不施行兩班子支厭避不赴額數至少

依前成命施行事為請矣此事定式之後該曹之

尚不舉行者蓋由於窠闕甚窄難以分排之致而道

臣狀請亦有所據雖不能每每收拾亦豈無從便慰

悅之道乎第為申飭於該曹似好矣上曰申飭

冬公領相奏曰凡武士試才時千百人中一人沒技

為難而近來諸道試才時所謂沒技者不但每每有

之甚至於三四人之多是豈曰嚴國試重科場之道乎自今以後各別嚴飭俾無淆雜之奸弊如或因循舊套則隨現重繩事定式分付於諸道帥臣俾為奉法知警之地好矣上曰可

甲戌秋公備堂奏曰續大典科舉條增廣式年醫科

譯科初試加四人覆試加二人而雲觀陰陽科則初

試覆試皆加四人釐正似好矣上可之

雜科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六

